



山水之间

那山那水就是我们五台

王震远

对一个离开家乡二十多年的五台人来说,家乡的山、家乡的水,时常倚着月亮透过窗户悄悄萦绕在我的梦乡。

五台的山不似庐山、黄山秀气,五台的水也不似漓江和丽江的水柔美,但她的山山水水却令人无比神往。

如果你开车盘旋在山路上,随着地势越来越险,你会不自觉地抓紧扶手,甚至连双腿也并拢,整个人也会不自觉地安静下来,凝视那映入眼帘的一幅幅如画的奇山。

看,那就是五台的山!

五台的山时而突兀,时而刚健,时而怪石嶙峋,时而又静谧温柔。在这里,你看不到江南山峦的隽秀,却能领略山的雄奇与粗犷,就如五台的男人一样,热情奔放;又如五台的女

人一般,勤劳勇敢。

五台的水以清水河和滹沱河两个水系为主。滹沱河像一个匆匆过客,仅仅过境而已,清水河可就不一样了,它是五台人的母亲河。

清水河发源于驰名中外的五台山紫霞谷与东台脚下,沿途汇集诸多清流小溪,沿着山谷一路淙淙而下。你如果徒步沿河溯源,会发现那一路如画的风景不比瑞士的风光差。

沿河那些花花草草在微风吹拂下展示着迷人的风姿与魅力,就如同积极努力向上的五台人,向蓝天展示着生命的刚强与倔强。

每一个地方的奇山秀水都会孕育它独有的文化和内涵,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

你看那山那水,便是我们五台。

小说

“为什么会这样呢?因为乌音嘎是神鸟。它不光唱歌,还跳舞。平时不跳,高兴它才跳舞。天空的白云红云编织成彩色毯子时,乌音嘎飞到树梢顶上跳舞。它的翅膀分为七层,一层有一层的颜色。最底下蓝色,上面是绿色……”

“不对,”江格尔说,“不是绿色,应该是紫色。”

海兰花说:“绿色,就是绿色!然后才是紫色。神鸟尾巴的羽毛像缎带飘荡。它飞起来,两只翅膀像扇子一样扇来扇去。它的翅膀一扇,云朵就改变了颜色,红云变成绿云,紫云变成黄云。”

“这不算什么,最厉害的是啥,你们猜?”

“是什么?”

海兰花说:“这只神鸟会画画,你们知道吗?赛罕汗乌拉山上有一块巨大的悬崖,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壁画,画着太阳、牛车和挥舞长矛的人。这是谁画的?肯定是神鸟,因为人登不上那么高的地方。”

铁木耳说:“你讲的是神话。”

海兰花说:“不是神话,是真事,这是我外婆讲的。”

铁木耳说:“我们今天要商量计划,你说了半天根本没计划,什么雪团融化滴滴答答从树上流下来,这不算计划。”

海兰花说:“我的计划是在这个假期去赛罕汗乌拉山,找到神鸟乌音嘎。”

金桃说:“我也要去。”

铁木耳问:“你找到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3 鲍尔吉·原野 著

《乌兰牧骑的孩子》节选

这只神鸟要干什么呢?”

海兰花说:“我要拜它为师,学唱歌、跳舞和画画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铁木耳最近喜欢说“但是”这个词,比如他说我渴了,但是我要喝水。他说,“赛罕汗乌拉山离我们很远,要渡过西拉木伦河,还要穿越红嘎路沙漠,最后才到达赛罕汗乌拉山。”

连载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3 乔忠延 著

《幸福从安全出发》节选

这是先民祭祀天地时吟唱的歌谣,清楚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如我所愿的渴望,或说是在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反过来看,也就是希望不要遭受任何灾害。是呀,土反其宅,就是土壤不要被雨水冲走、流失;水归其壑,就是清水在河道里流过,不要形成洪水,漫上河岸泛滥成灾;昆虫勿

作,就是不要发生啃吃禾苗和籽实的虫害;草木归其泽,就是让草木长在沼泽地上,不要长到农田里来,害得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。

确实是物随我愿的美好向往。不过,向往归向往,现实是现实,人不能征服自然,却可以在认识自然后,顺应自然,进而驾驭自然,为自己创造安居乐业的生存条件。从康庄先民欢乐击壤的场景,我们能够感受到,帝尧带领先民“耕田而食”“凿井而饮”,确实有了良好的环境。只是回望那时,这个环境来得一点儿不容易。早先,自然灾害几乎如影随形,要么种子刚发芽,被寒霜冻死;要么果实还未饱满,被寒霜打瘪。嫩芽冻死,有种无收;果实

打瘪,广种薄收。有种无收,广种薄收,都会吃不饱饭,都会饿肚子。

怎么办?帝尧的办法是观天测时,派出羲仲、羲叔、和仲、和叔,分别前往旸谷、昧谷和交趾、幽都,观察日出、日落和南移、北归的时日,探究确定了最早历法。正如《尚书·尧典》记载:“钦若昊天,历象日月星辰,敬授民时”。从此,有了366天一个轮回的大年,有了四季和十二个月,进而又推导出二十四节气。用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业播种,刚出土的嫩芽和即将成熟的果实再也不受寒霜侵杀。年年丰收,年年都能吃饱肚子。看来,违背自然规律,就会遭受灾害;顺应自然规律,就会丰衣足食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期,粗粮是家常便饭。每人每月定量三两的食用油,任何一个家庭都不会出现油腻的饮食,铁建的大锅饭更是如此。

偶尔的会餐,是全连战士的节日。全连集合在食堂大院里,按班坐好,炊事班精心准备的菜一样样端上来,而这次会餐的代价,是以前和以后一段时间的伙食标准降低。在古交,二连解散后,我们在十一连,那时十一连的伙食就很简单,以早餐来说,玉米面糊糊,窝头,半块豆腐乳,原因就是国庆节会餐时的过度消费。

超强的体力劳动,让哪一位战友也不敢亏待自己的胃。在古交时,全连顶着星星出工,早餐送到工地,窝

铁建琐忆

饭量

孙琨

头、咸菜管饱,二两的大窝头吃四五个是正常现象。那位被战士们私下称为“八个半”的女战士,就是因为一顿饭吃了八个半窝头而得此绰号。这位女战士干活不含糊,在工地一人推一辆满载的小平车穿梭往来,着实令人刮目相看。

到古交时,每人给发了一个大瓷碗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这种碗逐渐退出了我们的生活。男战士们取而代之的是售价一元零八分的搪瓷大碗,碗口直径23厘米。当时食堂吃面条时,每人八两的面条只能盛至这种大碗的三分之二。如果生病,食堂的病号饭是一碗汤面,这时,这种大碗便占了便宜。

马庄属于大营公社,大营是当地一个较大的集镇,镇上仅有一家饭店,饭店里卖一种二两大的椭圆形饼子,因其形似马蹄,故被战士们戏称为马蹄饼。中午主营刀削面。二连战士赵俊喜曾形象地形容:“大营的面条,吃到肚里还站着哩。”

古交镇比大营要繁华多了。南面和中间各有一家饭店,主营一角五分一碗的炸酱面。十一连的两位战士闲聊时,一位战士随口说,他能吃十碗炸酱面。叫杨茂林的战士较真,两人开始打赌。杨茂林负责买十碗炸酱面,那位战士(名字我记不清了)按正常吃饭的速度,吃完白吃,吃不了则掏十碗炸酱面的钱。两人从营房到饭店,大约几百米,几位战士跟随作证。在饭店,杨茂林买好十碗面,那位战士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动筷子。前五碗如风卷残云。第六碗开始速度放慢。到第九碗时加了点醋,速度慢了下来。在第十碗时,稍微歇了一下,加了不少醋,尽管速度慢,但还是全部消灭干净。众人看得目瞪口呆。回到营房,那位战士神色如常,躺在床上笑着与大家继续聊天。据同屋的战友讲,后来那位战士去河滩里吐了。

开黄色的花
开到白头
张广闻 摄

故事

“为什么会

这样呢?因为乌音嘎是神鸟。它不光唱歌,还跳舞。平时不跳,高兴它才跳舞。天空的白云红云编织成彩色毯子时,乌音嘎飞到树梢顶上跳舞。它的翅膀分为七层,一层有一层的颜色。最底下蓝色,上面是绿色……”

“不对,”江格尔说,“不是绿色,应该是紫色。”

海兰花说:“绿色,就是绿色!然后才是紫色。神鸟尾巴的羽毛像缎带飘荡。它飞起来,两只翅膀像扇子一样扇来扇去。它的翅膀一扇,云朵就改变了颜色,红云变成绿云,紫云变成黄云。”

“这不算什么,最厉害的是啥,你们猜?”

“是什么?”